

大學衍義補卷之十二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 濬進呈
明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錫評閱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百官

戒濫用之失

易解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大傳曰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

程頤曰。六三陰柔居下之上。處非其位。猶小人宜在下以負荷。而且乘車。非其據也。必致寇奪之至。雖使所爲得正。亦可鄙吝也。小人而竊盛位。雖勉爲正事。而氣質卑下。本非在上之物。終可吝也。

臣按人品有君子小人之別。而其所事亦有君子小人之異。人君用人。當隨其人品。而使之各事其事。則君子小人各止其所。而無有非所據而據者矣。非惟君子小人各安其心。而天下之人亦莫不安之矣。上下相安。而無暴慢之失。君子而乘君子之器。小人而任小人之事。凡居尊

貴之位者。皆世所謂君子也。凡任卑賤之事者。皆世所謂小人也。上不慢而下不暴。則孰敢萌非分之望也哉。

鼎九四。鼎折足。覆公餗。

鼎實也。

其形渥。

赧汗也。

凶。

形渥本義以爲

刑剝謂重刑也。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程頤曰。大臣之位。任天下之事者也。天下之事。豈一人所能獨任。必當求天下之賢智。與之叶力。得其人。則天下之治。可不勞而致也。用非其人。則敗。

大學衍義補 卷十二
國家之事。貽天下之患。陰柔小人不可用者也。而用之。其不勝任而敗事。猶鼎之折足也。鼎折足。則傾覆。公上之餽餽。鼎實也。居大臣之位。當天下之任。而所用非人。至於覆敗不勝其任。可羞愧之甚也。

朱震曰。位欲當德。謀欲量知。任欲稱力。三者各得其實。則利用而安身。小人志在於得而已。以人之國。傲倖萬一。鮮不及禍。自古一敗塗地。殺身不足以塞其責者。本於不知義而已。

臣按先儒有言。古之人君。必量力度德。而後授

之官。古之人臣亦必量力度德而後居其任。雖百工胥吏且猶不可。況大臣乎。爲君不明於所擇。爲臣不審於自擇。必至於亡身危主。誤國亂天下。皆由於不勝其任之故也。雖然。人臣不審於自擇。一身一家之禍爾。人君不明於所擇。則其禍豈止一人一家哉。上以覆祖宗千萬年之基業。下以戕生靈千萬人之身命。嗚呼。人君之任用大臣。烏可不量其德。詢其知。度其力。而輕授之尊位。與之大謀委之大任哉。

書說命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呂祖謙曰。官爵及私惡。非憲天聰明矣。

臣按天下治亂在乎庶官。用人惟其賢能。則事得其理。人稱其官。而天下於是乎治矣。官不用能。苟己所私昵者。亦任之以官。爵不論德而人有惡德者。亦畀之以爵。不復計其人之稱是官與否。其德之稱是爵與否。則庶事隳而名器濫矣。天下豈有不亂者哉。

詩曹風候人篇曰。彼候人

道路送迎賓客之官。今何也。戈與祿。

受也。彼其音之子。三百赤芾。

冕服之韠三命赤芾。維鵜也。水鳥。在梁。

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朱熹曰此刺其君遠君子而近小人之詞言彼侯人而何戈與祿者宜也彼其之子而三百赤芾何哉

陳澧曰鵜鶘常入水中食魚今乃在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自食未嘗濡濕其翼如小人居高位以竊祿而不稱其服也

臣按人品有高下爵位有崇卑人品之下者居卑位而執賤役人品之高者居尊位而任大政宜也顧乃使卑賤之人衣尊貴之服居清要之任豈得爲稱哉

論語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

捨置也

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程頤曰舉錯得義則民心服

謝良佐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臣按人君任賢退不肖所舉用者皆正直之士所舍置者皆枉曲之人則凡布爲紀綱施爲政事者或順乎人情而不拂其性而民無有不心

服者矣。苟爲不然。於其枉者。則舉用之。而於其
直者。反舍置焉。是謂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
非但不足以服人心。將由是而馴致於禍亂也。
不難矣。

漢文帝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嗇夫從
旁代尉對。甚悉。詔張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前
曰。陛下以周勃張相如。何如人也。上曰。長者釋之曰。
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
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
文具而無實。不聞其過。陵遲至於土崩。今陛下以嗇

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夫下之化上。疾如影響。舉錯不可不審也。帝曰。善。就車召使叅乘。徐行問秦之敝。拜公車令。

臣按古人論秦之所以亡。以其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文帝一聞釋之之言。卽不用。嗇夫不徒善釋之之言。而又引之以同車。用爲公車令。可謂惡惡而能去。善善而能用矣。且釋之欲言嗇夫之辯給。先引周張之謹訥。其易所謂納約自牖者夫。臣於是。非但見文帝聽言之易。用人之謹。而又且見漢世去古未遠。而其君臣

相與之無間也。後世人君於其臣有事固未嘗
問問或不敢答。況敢於未言之先而設問以啓
其之乎。

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
衣尻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見
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姓鄧名通
鄧猶登也。於是賞賜通官。至上大夫。

臣按高宗夢帝賚傳說。蓋其精誠感通之極也。
後世人主無古帝王正心之學。好賢之誠。而欲
效其所爲。安知非其心神昏惑。瞽亂而邪氣得

以乘間入之耶。文帝爲漢令主。而以夢用鄧通。
輕信寤寐恍惚之見。附會音訓偶合之文。其爲
盛德累也大矣。

武帝時方士欒大敢爲大言。處之不疑。見上言曰。臣
嘗往來海上。見安期羨門之屬。曰黃金可成。而河決
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乃拜大爲五利將
軍。旣而入海求其師。上使人隨驗。無所見而大妄言
見其師。方又多不售。

謂所言之
方無驗

坐誣罔腰斬。

尹起莘曰。武帝於方士。始雖爲其所罔。及所言不
驗。則亦往往取而戮之。如文成少翁之類。皆在所

不赦。是又帝之明斷也。

臣按將軍之號。所以封拜武臣者。乃以施之矯誣誕妄之人。則夫被堅執銳者。安得不解體哉。然五利之名。非常秩也。特爲之立此名耳。且猶不可。況以公卿大夫顯然之秩位。而加之此輩哉。尹氏謂武帝能誅樂大輩。爲明斷。臣竊以爲斷則斷矣。未明也。蓋明足以燭理。則不惑。與其明斷之於後。又曷若明斷之於先哉。雖然。其視諸未用。則信之而不疑。旣用而無驗。心悟其非。猶爲之隱忍而遮護之。惟恐人知焉者。則亦有

大學衍義補 卷三
間矣。噫。此武帝所以爲武也歟。

武帝欲侯寵姬李氏。乃拜其兄廣利爲貳師將軍。發數萬人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以爲號。

司馬光曰。武帝欲侯寵姬。而使廣利將。意以爲非有功不侯。不欲負高帝之約也。然軍旅大事。國之安危。民之死生繫焉。苟爲不擇賢愚而授之。欲僥倖咫尺之功。藉以爲名。而私其所愛。蓋有見於封國無見於置將。謂之能守先帝之約。過矣。

臣按國家列爵。以待有功之臣。因其有是功而報授之以是爵也。武帝欲侯寵姬之兄。乃使之

立功以取侯爵。是豈帝王列爵賞功之初意哉。光武卽位。議選大司空。而赤伏符曰。王梁主衛作立。武帝以野王衛之所徙立。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於是擢梁爲大司空。又欲以讖文用孫咸行。大司馬眾不說。乃已。

臣按符讖之書。不出於唐虞三代。而起於哀平之世。皆虛僞之徒。要世取資者所爲也。光武尊之比聖。凡事取決焉。其拜三公三人。而二人取諸符讖。逮眾情缺望。纔滅其一。而王梁尋坐罪廢。讖書果安在哉。先儒謂光武以英睿剛明之

主親見王莽尙奇怪。而躬自蹈之。其爲盛德之累。亦豈小哉。

順帝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御史張綱上書曰。竊尋文明二帝。德化尤盛。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而頃者以來。無功小人。皆有官爵。非所以愛民重器。承天順道也。

胡寅曰。茅土之封。所以待功勳。建賢德。而加諸刀鋸之賤。似續之任。所以繼先祖。傳後來。而責諸不父之家。且殘無罪之人。息生生之道。耗度財用。崇長禍階。一舉而六失併焉。有天下國家者。可不深

思而痛革之哉。

臣按古者以閹人給事內庭。以其無男女之欲。子孫之累故也。今旣宮之。而又使之得以養子。襲其爵。又何若勿絕其世。而只用士人哉。我聖祖於內臣。別立官稱。而與外諸司不同。其慮一何深且遠哉。

靈帝時。市賈小民。有相聚爲宣陵孝子者數十人。詔皆除太子舍人。帝好文學。自造皇義篇五十章。引諸生能爲文賦者。竝待制鴻都門下。後諸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樂松等多引無行。